

论粤闽华人华侨对近代中国体育的贡献

毕金泽, 林致诚

(厦门大学 体育教学部,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通过对粤闽两大著名侨乡近代华人华侨与体育相关资料的探讨, 全面梳理粤闽华人华侨在传播中华传统体育、引进西方体育和推动侨乡近代体育发展方面的实践和贡献, 并就华人华侨与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启示进行分析。研究认为: 传统体育传播是增进华人华侨民族认同感的重要纽带, 华人华侨群体是近代中外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 以侨为桥的现代体育引入提升了近代中国竞技体育水平, 华人华侨的资助推动了近代侨乡体育发展。

关 键 词: 华人华侨; 近代中国体育; 传统体育; 现代体育; 侨乡; 粤闽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9)04-0030-06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ethnic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from Guangdong and Fujian to modern Chinese sports

BI Jin-ze, LIN Zhi-che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literature data method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method, and by carrying out an overall exploration into the sports related data of the modern ethnic Chinese and oversea Chinese from such two famous hometow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s Guangdong and Fujian, the authors comprehensively collated the practice and contributions of the ethnic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from Guangdong and Fujian in such aspects as sprea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introducing western sports and boosting modern sports development in the hometow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inspirations from the ethnic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and modern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raditional sports spreading is an important bond for increasing the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ethnic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the ethnic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group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sports communic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sports that base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as a bridge has promoted the performance of modern Chinese competitive sports, while the funding of the ethnic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has boosted modern sports development in the hometow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Key words: the ethnic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modern Chinese sports; traditional sports; modern sports; hometow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Guangdong and Fujian

中国是一个侨务大国, 拥有丰富的侨务资源。目前海外侨胞人数达 6 000 多万, 分布在世界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近代以来, 华人华侨文化和民族认同增强, 与祖(籍)国的联系更加紧密。海外侨胞接受华文教育、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交流蔚然成风^[1]。其中, 体育作为华人华侨生存、团结的一种需要, 渐渐成为与祖国联系、联络的一种手段。在庞大的华人华侨群

体中, 广东、福建和海南被称为中国著名的三大侨乡, 而在近 6 000 多万的海外侨胞中, 以广东(简称为粤)和福建(简称为闽)为最多, 其中前者约 4 000 万, 后者约为 1 580 万^[2]。因此,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调研和综合分析法, 以“华人华侨”“近代体育”和“华人华侨与体育”为关键词,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电子资料库获取近 20 年来发表的代表性相关文献 120

收稿日期: 2019-03-30

作者简介: 毕金泽(1995-),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学。E-mail: 948411735@qq.com 通讯作者: 林致诚教授

余篇,参阅了相关研究专著,在全面分析粤闽两大著名侨乡近代华人华侨与体育相关资料基础上,对粤闽华人华侨传播中华传统体育、引进西方体育和推动侨乡近代体育发展方面所做贡献进行全面梳理,并就华人华侨与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启示做出分析,以期为新时代华侨华人如何在推进中国体育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作用提供历史借鉴。

1 粤闽华人华侨与近代体育的早期发展

粤闽华人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不仅作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对外传播者,更成为了现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实践者与见证者。华人华侨从20世纪初开始,就率先在家乡引进体育项目、捐建体育设施、赞助运动赛事、普及和传播竞技理念^[3]。

1.1 近代粤闽华人华侨概述

中国人移民海外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4]。延至隋唐宋明时期,随着国力强大和文化的开放包容,乘船东渡或南下到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乃至南中国海、印度洋和波斯湾等地,或沿陆路到西亚诸国进行商贸活动的中国人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被迫洞开的中国门户又使得中国海外移民达到了一个高潮。在中国近代史上,移民人数最多、分布世界范围最广的当属中国沿海一带的粤闽两省^[5]。

在近代以来大规模的海外移民过程中,粤籍华人华侨广布于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多个区域。在整个广东省,侨籍人数主要集中在潮汕、五邑、梅州和广州这几个著名侨乡^[6]。至于闽籍华人华侨,约90%分布在东南亚地区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7]。在澳洲、北美以及欧洲的部分国家也有分布^[8]。福建省的莆田、厦门、泉州、漳州、南靖和福州,是闽籍著名的侨乡^[9]。

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早期因生活所迫主要以谋求生计为主。自20世纪初期开始,经过百年艰苦奋斗的华人华侨,经济已开始好转,生活也逐渐改善,其个人的创业有所成就,具有了一定的资本,与此同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经历欧风美雨洗礼和转变的华人华侨,不仅把包括体育在内的先进生活方式、科学技术、思想观念等带回侨乡,而且积极向其居住国或地区传播推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和变迁的重要生力军。

1.2 粤闽近代体育的早期发展

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迫使中华民族迈开西学东渐脚步的同时,亦开启了近代中国体育的历史进程。

近代中国历史上,构成体育的主体框架是中华传统体育和西方现代体育,而在中华传统体育的发展过程中,武术成为了最具特色的传统运动形式。在广东、福建成为抗击外敌的前沿之后,以南拳为代表的武术加速向广东、福建一带传播,并获得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兴起于粤闽及台湾的武术结社组织——天地会(又称洪门、洪帮)以及后来的如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武术活动、1851年广东人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武艺活动^[10],南少林武术在福建的传播等等^[11],都为近代武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除了传统武术,产生于粤闽一带的其他古代民族传统体育,也发展成为粤闽近代体育的重要内容。较具代表性的如广东一带的踢毽、射弩、打陀螺、抢花炮、龙舟、踩高跷、板鞋舞、舞龙、舞狮,福建一带的龙舟、舞龙、舞狮、荡秋千、竹竿舞、射弩等,这些运动形式共同组成了粤闽地区近代体育中传统形式的重要内容。

伴随着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在粤闽地区传统体育获得一定发展空间的同时,受惠于沿海一带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展,现代西方体育亦逐渐传入中国。最早传入的主要形式,与近代中国其他沿海城市一样,首先是从洋务派聘请洋教官传授“洋操”开始的,之后德国兵操的单杠、双杠、木马等器械体操也成为当时的主要形式,但主要还是作为练兵的内容来实施。后来,随着西方文化东传高潮的兴起,西方现代体育中比较正规的田径、球类运动等渐次传入粤闽地区。与此同时,广东的新式军校、“万木草堂”、培英中学、格致书院(后改为岭南大学)^[12],福建鼓浪屿的英华书院、寻源书院、英华中学和集美学村^[13]等地方书院和教会学校,均成为现代西方体育推广、普及的主要阵地。

粤闽地区近代中国体育的出现和早期发展,在“西风”劲催的环境下,仍然保留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一席之地,说明发展、演进了数千年的中华传统体育文明仍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不断传入的现代西方体育,也在客观上丰富了新生的近代中国体育的内涵,带动了中华传统体育逐步走向科学化。而中国近代体育的出现、发展和内容的丰富,也为粤闽地区独特的华人华侨文化自身的丰富、中外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奠定了文化和地域基础。

2 粤闽华人华侨对近代体育的推动和传播

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经济基础使海外华人华侨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接触到西方现代体育。同时由于文化认同之缘,体育更成为近代粤闽华人华侨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的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既包含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扬,更有着对西方现代体育的引入与推广。正是在此基础上,粤闽华人华侨作为东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传播中华传统体育和引进西方近代体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1 对外传播中华传统体育

生长、发展于华夏文化环境中的中华传统体育,由于其蕴含的地域和族群文化元素,理所当然地成为海外华侨华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实现民族认同的特殊工具。尤其是长期生活于异质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经历,使得华人华侨对自己祖国的传统体育文化更充满了依依不舍之情,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须臾不离的文化情愫表达。

明代以前,踏出国门的粤闽华人华侨就已经将中华传统武术传至海外。鸦片战争前后,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工被贩卖至世界各地做苦工,其中有不少人是帮会成员且会拳脚。他们为了自保,在侨居地也结成帮会组织,中华传统武术随着帮会和宗教势力的发展而得到传播^[14]。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强身养性为主要功能的传统武术逐渐被国内外民众所了解,并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受此影响,国内纷纷出现的精武体育会、中华武术会和中央国术馆等武术社团,通过华人华侨也影响波及到他们的居住地。由于华人华侨以粤闽两地人居多,所以最早在华人华侨中流传的武术套路也以粤闽两地的洪拳、五祖拳、南拳为主。

舞龙、舞狮是中国民间最古老也是流传最广泛的传统体育项目,它们既是粤闽地区流传广泛的传统体育项目,更是移民海外的粤闽华人华侨钟爱的传统体育活动,因而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极受欢迎,且多在春节和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举行。在舞龙活动中,无论龙灯的制作、舞动的技巧还是配乐的方式,都处处体现着“龙的传人”的民族特色。至于舞狮活动,早期粤闽华人华侨多以南狮为主,直到20世纪30年代北狮始为流行。因此,舞龙、舞狮很早就成为华人华侨中公认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尤其是在粤闽华人华侨聚居地的新加坡,舞狮队、“龙狮体育会”等民间华人华侨团体都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其舞龙、舞狮活动不仅在节庆表演、比赛,更成为接待、迎送贵宾的重要礼仪,而新加坡也因此被人们誉为“狮城”。

粤闽华人华侨对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是全方位的,除了上述提及的传统体育形式,中国传统的棋类活动、健身气功、龙舟竞渡、踢毽子等民俗体育活动,同样是其传播推广的重要内容。棋类活动中的围棋、中国象棋在近代华人华侨圈中的普及程度也非常广泛,甚至不断组织相关的比赛活动。至于健身气功、龙舟竞渡、

踢毽子等传统体育项目,在粤闽华人华侨中间备受推崇,有一些项目的活动范围甚至已超出华人华侨,成为华人华侨与当地民族共有的文化财富。

在华人华侨聚集较多的城市中,精武体育会等体育组织成为聚集华人华侨开展体育活动的中心。如吉隆坡的精武体育会设有健身房、体操房、国术馆、游泳池等等,有专职教练,有专人负责,有董事会,一切经费都由当地华人华侨富商提供。这里成为华人华侨传播推广中华传统体育、培养传统体育人材的重要阵地^[15]。

近代粤闽华人华侨圈传统体育的盛衰,实际上与粤闽华人华侨侨居国的密度有着一定关系。粤闽华人华侨散布密度最大的是东南亚,其中尤以新加坡为最,其次是马来西亚。正是由于聚集了众多的华人华侨,相应地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较重视。此外,中国传统体育能在这些地区得到较快发展,也与粤闽华人华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2.2 对内引进西方现代体育项目

粤闽华人华侨生活的国家,大多都较早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样,西方现代体育文化在这些国家的传播与流行,也对当地的华人华侨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融入侨居国文化圈的华人华侨也会较及时地接受不断传入的现代体育形式,并在吸收、普及的基础上转辗传播到国内。粤闽华人华侨传播的现代体育活动以球类、田径、举重、体操、赛马等项目最具特色^[16]。

球类项目的篮球是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成为“全国范围内较普及的一项运动”^[17]。据广东潮汕《澄海县志》记载:“清末民初,由于华侨经常往来,西方现代体育较早传入澄海县^{[18]774}。”20世纪20年代初,潮汕苏南兰苑乡在海外回乡侨胞的带领下,还开展了球类活动,并成立了“芒星三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社”^{[18]481}。20世纪30年代,在海外体育团体的资助下,许多福建晋江(今泉州)籍菲律宾篮球名将经常回国探亲并传授球艺。在他们的带动下,天马、北马、培元等男子篮球队都是泉州城内著名的篮球组织。他们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篮球游艺赛、邀请赛和“杯赛”,而华侨则往往捐资设立优厚的奖品以助兴^[19]。

现代足球运动的传入和推广与粤闽华人华侨有着密切关系。1905年1月,由华侨开办的广东广州南武公学,就组织学生开展足球比赛。1907年初,由日本归国的华侨谢逸桥等在广东梅县创办了松口体育会,其开展的现代体育活动就包括有现代足球。在归国华人华侨的带动下,当地青少年甚至利用简陋的条件,将未成熟的柚子或棉布缠成圆球,于晒谷埕或屋前屋后的空地练习踢球^[20]。

球类运动中的排球项目,是在1905年左右由广东、福建在南洋各地的华人华侨首先接触并引入我国的。这项运动在此之后始逐渐发展到天津、北京等地,而后在内地其他省市流行^[21]。素有“排球之乡”美誉的广东台山的排球运动,早在1914年就由华侨子弟热心组织并慷慨捐赠资助。当时台山的许多村庄还由华侨资助成立了“排球体育会”,经常开展排球活动。1924年,加拿大归侨女青年叶重山指教了台山的首支女子排球队,这些都奠定了台山现代排球发展的基础^[22]。

1898年由闽籍华侨叶清池等出资捐建的同文书院,曾聘请美国领事当校长,在这所西式学校中,现代篮球、足球甚至田径等西方现代体育项目都是学生学习的体育内容。这也成为闽南乃至福建由华人华侨首倡开设的包括篮球、足球以及田径项目在内的现代学校体育教学形式^[23]。

在现代体育项目的传入形式上,引进现代体育项目比赛以供国人观摩学习也是重要渠道。如1935年,闽南旅菲华侨就曾组织“中西”篮球队访问泉州;1945年抗战胜利后,晋江和泉州旅菲华侨组织的“群声”“黑白”男篮队访问祖国并进行比赛,等等。这种形式既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同时也将先进的技术战术风格传至国内,为现代体育在国内的推广与普及做出了贡献^[24]。

除了球类项目,移居海外的粤闽华人华侨还陆续将田径、举重、体操、赛马等现代体育项目引进祖国。在引进形式上,主要通过单项引入、比赛引入、学校引入的形式;在引进地域上,由于粤闽所处独特的对外交通地理条件,现代体育项目首先由粤闽华人华侨引进至所在侨乡,继而在传播过程中推广至粤闽全省乃至全国。实际上,这类传播形式和渠道都是在华人华侨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在西方现代体育乃至以现代体育为主体的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粤闽华人华侨做出了突出贡献。

2.3 推动侨乡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

粤闽华人华侨虽然旅居异乡,但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他们还通过资助比赛、捐助家乡体育公益、兴办体育教育以及建立侨乡民间体育组织等形式,为家乡体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资助体育比赛以培养人才是华人华侨对祖国、家乡所寄望的一份深情。近代史上,广东共举行了15届省运会,而历届运动会的筹办、参与都有着粤籍华人华侨的身影。特别是二三十年代,许多华人华侨怀抱民族大志,回国参加体育竞赛,为国争光。如莆田人吴德愁在1925年5月于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七届远东运动会上,夺得五项全能第一名;厦门人虞怀安

在1923年5月于日本大坂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获得男子跳高冠军^[25]。1934年,闽籍林绍洲和菲律宾侨生戴淑国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110米高栏和400米跑比赛。他们两人在1936年还入选柏林第十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110米高栏和400米跑比赛^[25]。

近代粤闽一带体育设施的建设亦常常得到华人华侨的鼎力支持。1946年广东潮汕澄海县“东西体育会”建设的篮排球场、运动场、跳水台等,得到了泰国、星洲和香港等地华人华侨的资助^[26]。在闽南侨乡,1935年厦门双十中学“虎豹体育馆”,就是由新加坡华侨胡文虎捐资1万元兴建的。体育馆内还设有篮排球场、体育部办公室、体育器械室各一个以及男女健身房、男女浴室、男女更衣室等。双十中学学生后来多次参加厦门市和福建省的运动会上,并曾获得过较好成绩^[25]。

学校是传播体育文化的重要阵地,华人华侨通过支持祖国内地的教育事业,也为发展家乡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20世纪20、30年代,粤闽一带的侨办教育在华人华侨的支持下纷纷开办了起来。如1913年广东梅县东山中学成立不久,就在东南亚归侨、英文教员卢柏廷的提倡下开展了足球课,组织起了东山中学足球队^[27]。受此影响,梅县的其他3所中学也相继开设了足球课程,成立足球队。梅州中学足球队还聘请归侨邓少梅、余克辉为体育教员^[28],为现代足球在梅州的普及奠定了基础。福建晋江(今泉州市)200多所中小学校多数受海外华侨教育思想的影响,倡办了新式学堂,通过增设“体操科”课程,购置体育器材,开展多种体育教育活动,并邀请旅居他乡的华侨通过回国传授现代体育技艺或执教。这种形式既给侨乡带来了现代体育新思想、新技术,也使得现代体育形式通过学校这一平台获得广泛传播^[16]。

为了推进祖国和家乡体育发展,粤闽华人华侨还纷纷推动成立民间非营利体育组织,如广东1851年成立的佛山鸿胜国术馆、1919年成立的广东精武体育会、1928年成立的广州粤秀体育会^[29];20世纪30年代福建泉州等地建立“晋江体育社”“强华体育会”“北马体育会”“晋光体育会”“泉安体育会”等各类民间体育社团^[30]。在这些华侨体育会的影响和带动下,各种体育活动和竞赛得到了进一步开展,与海外频繁的联系和互动交流也有了组织保障。

3 启示

纵观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无论是传播中华传统体育于异域,还是引进现代体育于祖国;无论是代表祖国参与体育竞技,还是慷慨资助祖国体育事业

建设, 粤闽华人华侨已然成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体育文化的践行者、体育外交的民间使者和祖国体育形象的海外呈现者。在对外传播中华传统体育、引进西方现代体育、推动侨乡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 粤闽侨界领袖率先垂范, 粤闽华人华侨功不可没。

3.1 传统体育的传播增进了华人华侨的民族认同感

传统文化是民族历史的沉淀, 也是连接民族认同的纽带。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中华传统体育活动, 更是近代中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华侨漂泊海外, 身处异域, 但传统文化的熏陶、民族情感与民族心理的认同, 使他们在传播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过程中充满了自豪感。由粤闽华人华侨对传统体育传播与推广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 传统体育在海外的传播和普及已经成为增强华人凝聚力的重要纽带^[30]。

华侨华人从事传统体育活动, 多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会馆、宗亲会、同乡会等民间社团和文体组织来实现的, 而通过这类带有家族观念、同乡互助、同胞情谊特点的社团组织进行的传统体育活动, 因其蕴含着深厚宗法家族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使其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民族认同的纽带, 并以此将华人华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 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可与继承, 有利于华人华侨增强维系自己华人身份的民族认同感。

3.2 华人华侨群体成为中外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

在近代中国体育走向世界体育舞台的过程中, 既有中华传统体育的域外推广, 更有现代体育的传入。在中国近代 1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 粤闽华人华侨依靠自己的地域、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的优势, 不断地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普及于移居地、华人区甚至所在国家。与此同时, 又将现代体育项目传入中国, 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构筑起一座桥梁^[4]。当然, 这种相互传播开始不是有意识的, 而是随着华人华侨旅居海外而逐渐实现的。而华人华侨这种特有的历史作用和优势, 为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为后来中国体育在世界体坛争得更多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3.3 以侨为桥的现代体育引入促进了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

在粤闽华人华侨引进现代体育的过程中,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现代体育项目的引进把竞技体育的新兴战术带入国内。如 1946 年菲律宾华侨“群声”篮球队回国参赛, 就首次将新兴的单手、双手以及跳起投篮技术和全场紧逼盯人等战术引入中国, 这对近代中国篮球运动技术的提高产生了重大影响^[31]。除了举办比赛活动, 华人华侨还通过资助创建学校, 以体育教育形式引进、教授、传播和普及现代体育项目及其技巧。如闽籍

华侨陈嘉庚、林珠光、胡文虎等均通过资助侨乡建立学校并利用招收华侨教练、教师等形式, 普及现代体育, 传授现代体育项目技术。此外, 还通过资助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 以达到学习交流世界先进竞技体育科学技能的目的。如印尼华侨网球运动员许承基, 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 他在 1938 年于英国举行的硬地网球赛中, 曾以 3:1 击败曾获温布尔顿亚军的奥斯汀, 荣获此次比赛的冠军, 并在第二年成为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八名种子选手之一^[32]。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史上, 华人华侨群体作为一座“桥梁”纽带, 系起了中外体育交流的红线, 正是通过他们的内联外引, 为近代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3.4 华人华侨的资助推动了侨乡体育的发展

华人华侨都有着深厚的祖国家乡情结, 而这种情结表现在体育方面就是对侨乡体育的深情关注。近代粤闽侨乡人口的大量外迁和频繁的海外联系, 既增强了华人华侨与侨乡的密切联系, 又使得侨乡逐步走向“多样化和现代化”^[33]。在这一过程中, 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在自己经济条件逐渐稳定的基础上, 在现代体育项目引进、资助建设体育公益设施、创建体育教育机构、成立民间体育组织和资助侨乡运动员参与国际比赛方面, 倾注了大量心血, 付出了艰辛努力。诸如广东台山、新会、梅山^[34], 福建莆田、厦门、泉州、漳州、南靖和福州等都是粤闽著名的侨乡。是近代以来华人华侨在体育方面资助最为集中的地区, 也是今天体育事业发展受到关注的区域。

近代以来, 粤闽华人华侨为传播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和引进西方现代体育做出了极大贡献, 是中国体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35], 实际上是 2 000 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新的开拓, 预示着由历史积淀而来的海上丝绸之路体育文化交流开始重新走向辉煌。历史上, 粤闽华侨华人本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参与者、建设者, 华人华侨不断移居域外的过程就是不断架设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桥梁和纽带的过程。近代粤闽华人华侨在传播、引进中外体育的同时, 也洒下了中外体育文化的种子, 体育在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已经显示出其独特的历史作用。今天, 扎根立足于海外的华人华侨, 其广泛的人脉关系和社会影响力、动员力已非同昔比。近代粤闽华人华侨与体育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 充分挖掘华侨华人中蕴藏的巨大潜力, 充分利用海外华人华侨“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 将是建设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基础。因为一个“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的中华民族, 不仅在文化上为

海外华人华侨传承传播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会对世界体育文化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进而推动构建多元文化生态环境,为人类体育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新的重大贡献^[36]。

参考文献:

- [1] 裘援平. 华侨华人整体形象得以改善和提升[EB/OL]. [2019-02-12]. <http://www.chinaqw.com/sqjg/2016/06-03/90716.shtml>.
- [2] 陈伟英. 华人华侨在深化改革开放中的优势与定位[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4): 56-60.
- [3] 张禹东. 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J]. 世界宗教研究, 2005(1): 98-108.
- [4] 林淑英. 海外华人华侨体育组织及活动状况的初步研究[J]. 体育科学, 1996, 16(3): 19-24.
- [5] 刘世红. 广东华侨华人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13, 34(6): 25-29.
- [6] 许桂灵. 广东华侨文化在海外的传播[J].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 13(1): 66-70.
- [7] 杨力. 福建籍华侨华人——经济的变化与发展[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93(1): 21-24.
- [8] 戴一峰. 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88(2): 33-39.
- [9] 苏肖晴. 福建侨乡社会体育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发展对策[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3): 157-160.
- [10] 侯广斌, 张曦, 谭海豪, 等. 从历史的角度看影响体育发展的因素——以广东、湖南体育发展为例[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09, 17(8): 3-5+8.
- [11] 郭建忠, 胡振禹, 黄希斌, 等. 闽台南少林武术的历史渊源与交流展望研究[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15(6): 142-146.
- [12] 霍丽明. 初探近代体育在广州的兴起和发展[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1990, 10(2): 68-73.
- [13] 邢尊明, 詹朝霞. 近代鼓浪屿的体育文化[J]. 体育与科学, 2015, 36(3): 69-73+78.
- [14] 蔡扬武. 华侨华人在体育传播中的作用[J]. 体育文史, 1993(5): 22-24.
- [15] 黄瑞球. 近代华侨体育一瞥[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82, 8(3): 9-14.
- [16] 许月云. 海外华侨对侨乡泉州社会体育发展的历史绩效——侨乡社会资本视域下侨乡社会体育发展绩效的实证研究之一[J].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3): 93-96.
- [17]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办公室. 中国近代体育史[M]. 北京: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1989: 419.
- [18] 澄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澄海县志[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 [19] 陈扬明. 泉州文史资料: 15辑[C]. 泉州: 泉州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1983: 91-104.
- [20] 黎国尧. 广东足球运动史[J]. 广东体育史料, 1992(1): 9-11.
- [21] 关文明, 陈琦. 华侨、华人体育的发展及其贡献[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4): 119-125.
- [22] 罗俊翀. 华侨华人对中国体育进步和竞技理念传播的贡献[J]. 八桂侨刊, 2004(4): 32-33.
- [23] 宋强. 西风东渐下的鼓浪屿近代体育发展研究[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7, 33(4): 48-52.
- [24] 陈志和. 福建侨乡与体育[J]. 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1995(2): 77-82.
- [25] 杨国卿. 福建侨乡体育概览[J]. 体育文史, 1991(5): 13-17+8.
- [26] 东西体育会筹备恢复[N]. 澄江日报, 1946-11-20(02).
- [27] 陈宜煊. 梅县足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G]//梅县文史资料第5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12.
- [28] 叶家烈. 梅县足球史话[G]//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4: 144.
- [29] 粟燕梅. 广东近代体育的兴起与发展[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2, 32(1): 122-128.
- [30] 邓晓琦. 从华侨华人体育活动看华人的民族认同[J]. 八桂侨刊, 2006(4): 32-36.
- [31] 郑国兴. 华侨体育活动家林珠光[J]. 体育文史, 1996(6): 37.
- [32] 马明达. 重视对华侨华人体育的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06(9): 28-31.
- [33] 刘世红. 广东华侨华人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13, 34(6): 25-29.
- [34] 许肇琳, 张天枢. 广东华侨与侨乡教育[J]. 学术研究, 1987(4): 99-104.
- [35] 习近平提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打开“筑梦空间”[EB/OL]. [2019-02-12].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811/c1001-25439028.html>.
- [36] 刘芳彬. 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J]. 八桂侨刊, 2018(3): 15-21.